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莊渠遺書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李崇實

莊渠遺書卷四

明　魏校　撰

書

與顧禹錫

縈行偵候失期弗及攀送中心缺然涖政已久民情事體應副得何如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校昔少年入官懵於民情事體此心惻怛惟恐有寃人也不憚屈己求教於前輩長者識與年長漸覺展拓

得閒雖然每至疑獄未嘗不寢食俱廢而為之反覆思惟也校愚鈍所經歷如此高明之資固不在此例然或者亦可少裨萬分也嶺南之事盜賊為重願密與程恭戎謀之使胸中常有一定經畫而又隨時善為之區處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古今以此僨事者多矣程金玉君子其言決可信也

與程本虛

聞汝赤心為國只欲救安蒼生甚善甚善於赫上帝實

鑒此心吾知其必助信矣但恐立本不固世俗功名富貴之念乘間發生起來其初只是些兒不曾斬截其後便突兀漸大恰如漫天雲霧一般矣宜常自猛省不知不覺容易喪了初心也

與薛僑

聞汝南征跋余望之久矣及過余而余乃在海上歸而悵然收鈔細務何足以溷汝然潔廉惠愛使行旅欣欣然咸願出於其塗則其益亦非小也不寧惟是縉紳過

者曰得相親其善者可為吾法其不善者可為吾鑒且得廣詢博訪開拓胸襟人有未同勿强聒與之講學戒之虛憍與謙抑與只接物間亦自可驗也昔曾寓一書至京師不識已達左右否惟中愷悌君子而為姦民所誣顧為世道計力扶公論幸甚幸甚便中草此尚容後布

與李子庸

緬惟吾兄孝心純篤夙丧慈母哀恫終身弗弔昊天胡

令奪先公之遽曾不憖遺以慰孝子之思未審自罹荼毒氣體何似校卧病空谷中山川阻修旣弗獲趨弔比於執紼之役又弗克以時奉慰下忱旹勝惓惓素帛一匹奉致几筵少充賻儀鑒納是荷嗟乎吾兄純孝令而後無可以報二親矣惟專勤精進自致其身於聖賢則可以顯親為聖賢之親啓聖太中所以流光百世也傳曰大孝尊親吾兄之力足以企此故為執事誦之昔者承諭令之講聖學者其說似若易簡與世俗之支離者

不同夷考其行顧反不逮噫非吾兄之力學不能為此言也昔者舜戒禹以人心惟危孔子告顏子以克己顏亦自病仰鑽瞻忽之難而今之講學者其說太易易然只因不曽真切用功日用間雖有窒礙處不自知也夫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又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只此二說真偽判矣淺陋之見髙明以為何如

與霍渭先

别久瞻仰髙風曷勝引領閩寓書懋貞自言死期且至

屬以墓銘想天祐吉人病今有瘳矣嗟乎自古豈有不
死之人哉而衆庶每生故常怛化吾兄達生如此足以
占灑落胸襟矣死生大事既已勘破此關則人間世寵
辱利鈍又何足以芥蔕哉雖然校猶有疑也吾兄既齊
死生其於身後名何有而奚以墓銘為哉乾之始曰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其超然
為何如也吾兄之力足以企此故為執事誦之

別紙

崆峒集奉覽其文學史記學選最後學子惜其未嘗反而求之六經也盖晚而與校論學自悔見道不明且曰昔吾汩於辭章今而厭矣静中時恍有見意味迥其不同則從而録之校曰録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校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沈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虚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

與李敉

令先公安厝不知卜以何日是新阡穴是附舊塋山川阻脩吾病不獲執紼言之痛心汝少不更事凡事只遵照令先公舊規咨禀於令堂及謀於族中諸尊長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寧過於謹畏毋得輕忽也待人接物常宜謙恭此須出於誠篤若裏面驕肆視人莫己若而外面作如此聲音笑貌却是詐矣傲固凶德詐尤賊德之大者近世講學好說大話欺人固為可惡然俗學卑陋

沈溺科舉中只要做好官不思量做好人尤可厭鄙也令郎長養想能行久矣慎勿姑息太過愛之適以害之胡純家貧族中尊長又多聒擾儘能撑持静菴有子矣余杰驕惰慣了閙甚不肖未免為訒齋身後憂柰何柰何

答王直夫

承諭持敬主静恐流於禪隨事磨礪又恐無本今且從事四勿愚謂此三言者若實用功則固合一也人之一

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箇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絶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箇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慾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夫子贊易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而又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愚見如此不識髙明以為何如

答季明德

承示學問主宰全在忠信而其樞機自不妄語始若匪鞭辟功深何以能如是欽仰欽仰但觀論學二書言之又太易易似與聖賢訥言敏行相反恐非所謂立誠也大抵吾兄天資過人不患見不能及只患守不能堅不患不能發揮只患不能檢束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惟高明擇之

答歐陽崇一

純甫聞至南雍甚為吾道喜但未知彼此能虛心相從

否邇來講學者衆吾道其復興乎但往往好為空言與晉清談何異昔者禹陳克艱舜不敢當而歸之堯臯陳知人安民禹歎雖堯猶難只此可見唐虞氣象若在後世便只管說去更不顧行矣迴狂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緊吾兄是望

與王純甫

嗟夫世道之衰極矣人才至於今每下則以科舉壞之也而邇來講學者衆天其將興斯文乎而又往往好為

大言太樸愈散徒長驕肆不知天意終當何如而兄適為大司成此誠一大機會也願兄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夫子循循善誘人所願惓惓汲引使人才丕變一番慎毋高亢自居則物情不通多士無緣興起以吾兄之才之行而不篤意於斯文校將何望焉崇一賢寮也而講學似訥行敏言者願兄積誠以動之則所助必多矣

答利賓

仕宦而能廟食百世者惟守令為然耳以實惠易及民

也汝莫嫌自才短亦莫怨他民頑只要積一箇誠若真能愛民如子民亦真愛我如父母矣切忌不可用術民至愚而神爭以詐術應我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才高之人往往坐此而敗況才短者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汝但憂誠之未至不憂民之未孚也嗟乎今世吏道多汚此與盜賊何別豈盡亡羞惡之心哉良由義利大界限不明便因循墮落至此汝素能立身決為清白吏無疑然亦不可不常勵志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

卓立故也誰道百鍊鋼化作繞指柔頹塌故也承問紀兒邇來多病今小瘳矣只為才高易肆也詩云温温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旨哉言乎

答徐伯仁

慨自聖學不明吾民久不蒙至治之澤矣汝小試一邑毋曰民寡是即孔門之為邦也若誠心惻怛子惠我民民欣戴之真如父母只此便是三代矣所示鄉約諭民條章俱惇本善俗憂深思遠之事但須先有一段誠意

感孚於民然後因機導之庶幾不為文具言不必文亦不必繁只須直說使婦人孺子皆可通曉保障一節工下恐難行此實有聯絡氣勢而隱然無迹乃善耳海鹽吳布政昂循良吏也地近凡事可以咨詢天氣漸熱頋靖共自愛

答林相

故人貽我書恍如對面語甚慰甚慰今學者立脚跟不定只為義利大界限不能直截分明汝能固窮凛凛松

栢之操足以風勵諸生更須直以師道為己任先求諸我身合於聖賢者益勉之背於聖賢者亟懲創之鞭辟近裏著己朝夕以古之學誨諸生振起俗學之卑陋使各以聖賢自期待讀聖賢之書句句就自己身上體認踐行氣質有長處則與成就其美短處則與匡救其偏信吾者交相切磋疑信且半者更相誘掖弗信者姑俟之其尤弗率教者勿遽怒之姑惟教之不悛而後警之必自引咎自警省待之如初庶其改之陽信而陰自恣

者宜焰察之勿為所欺察而知之容蓄勿露又有一種好高自大以聖賢自命而實虛志驕氣使之者此不必輕與辯論須就其日用行事處細與點檢彼若自覺過差肯實用功夫却儘可望也義利辨别貴嚴又須渾厚不露圭角乃善虛以受人謙以自牧此不是強為須真箇歉然不敢自是不敢自足乃能日新耳

與王純甫

聞將移疾歸寓書問候無何而留别書至矣天假邱壑

匪欲以安佚遺兄固將望之以完養厥德大庇斯民耳

願勿虚送日月昔歲校夢孫真人問余養生之道答以飯後當爲言之既而悔過請教真人贈余茯苓盈斛其中有如貫珠者余頃還赤子乍有知識以前真境吾兄在旁真人呼將與語未及而覺校於養生茫然弗知何故乃有斯夢兄昔抱奇疾究心於此願有以教我

與劉汝楠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匪天不降才良由人多不能自成

其才耳故人佐郡無以相告惟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校昔少年筮仕刑曹人情物理懵然不通惟惻怛憂民之宼每訊一重獄必夢先祖告誡以故日惕一日不敢任血氣輕易箠撻人有愬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時多病或厭則自責曰問事兢挽鬚誰能即瞋喝盍不推是心此皆拙者所經歷故為髙明誦之

與聞人提學

頃承使節辱於敝邑考校士類惟公惟明而復崇獎實

才表章遺烈甚盛德也疇不祗服但彭烈婦入祠一節尚以傳文未詳致屢明慮而未允某等義不容默輒敢誦其所聞昔烈婦之喪其夫也其時家業陵夷無以糊口而舅姑並沒煢煢靡依雖存夫兄六人稚不讀書識禮況有贅姑意若氷炭而居烈婦度物審時灼見其有不可久存之勢而秉心塞淵又篤守夫親没不復歸寧之節且知其兄介菴鄭公之賢真可以託其孤是故以義自裁先託其孤於舅氏然後從容就死死出於正夫

豈泥愛夫婦而忍情於母子間哉嘗聞其遣婢抱子以適舅氏時飲乳其子出而復名名更乳之撫摩良久如是者三戀戀然而不舍訣則其託孤處死實出於萬萬不得已之情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也使當其時家雖貧而舅姑未亡亡矣而其家守禮或烈婦之兄弗存存而未必賢孤不可託如是而死猶為可訾今既自全其烈而又善遺其孤孤卒賴舅氏以有立及今子孫為良醫於藩府則烈婦之奇節遠識殆無間然矣比之見祠

三貞豈相上下彼既已尸而祝之烈婦乃不得俎豆於其間其於鈌典為何如也某等不佞謹稽諸舊乘參以故老之言直陳如是伏惟執事詳而察之俯賜俞允若夫鄭節婦之孀居七十三年白𩑈自保始終一節可與秋霜烈日爭嚴者執事固已諒之矣不敢贅辭亦惟早賜施行使一節一烈隆然並祠匹夫匹婦有所觀感其有功於名教豈小小哉某等辱在下風不任惓惓瞻望之至

與閻靜中

戴司寇亦近時名卿也御屬嚴然之知人之鑒諸曹濁甚而多髙才工之人倚信馬負其勢劫持同寮使從已胡希曾以一廉處羣污中上下交徧摧之屹不易節既而胡永清李立卿至部中若增而重才高足以壓制小人也及得余子積張時峻善類益多而朋黨分矣校入官時小人道消久遂不復有黨今吾兄為司寇子部多賢昔是昔非又何足論但希曽一時矯廉之功不可忘

也故為吾兄誦之校觀近世士大夫爭以文學議論相髙而莫肯事事何異於晉人之清談哉矧所謂學當務有本有用若詩文已耳則適足以長傲竟何益哉吾兄有志於世道人才願於此加意

答黃汝玉

聞汝出宰江陰且喜相去伊邇政聲可日聞也吾嘗謂今世仕宦堪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令尤親民矣然曠百世僅僅一二見者何哉卑者汩利髙者騖名而

實惠及民者寡耳汝為人父母其毋謂民頑毋歎才短
民之頑與勿庸忿之姑惟勸之才之短也勤以補拙問
以求助毘陵有毛司諫者吾友也唐音者吾徒也皆可
問也推類而廣之邑中薦紳鄉閭父老皆可問也屈己
以求之虛心以察之皆有益於我也守己潔廉愛民懇
惻推此道也蠻貊可行也矧文獻之邦邪

答沈一之

校昔妄謂學須反求諸己然非篤信聖人或能自誤以

故一遵聖賢之言就自己身上體貼去做見到的然處方敢自信雖然猶恐易差也茲承來諭厭時學之自髙可謂確論吾兄篤信矣更願於反求處加之功何如何如承問祔祭事校詎能裁決哉但既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竊聞禮時為大順次之𠮷固宗子今既未立後而吾兄以尊行權攝遽使之當尊則非其時亦且為不順但當隨其叔父祔食俟立後再議耳

答林相

小兒蒼顏而傾才髙而奇遽爾短折此吾不德獲譴於天又不善教所致也怨艾莫追矣所幸小孫風骨頗異校雖不德祖宗積善也久其發於兹乎來諭比擬大非其倫固以寛吾不知陷吾於惡惶恐無地所示條約鄉約甚善甚善但條約所論功夫須體會為一纔是立本纔是易簡否則只是湊合也反求諸心還能虚否若有意氣在便易外馳江右禮俗吾甚愛之慕之鄉約須與俗約並行更與鄉士大夫講究宗法譜法欲大合族必

立宗子族長族尊族正相輔而行鄉約亦須立尊蓋禮俗須是士大夫倡率則上行而下效也保伍法更宜講究只就鄉約中默寓軍法不可明言義總之名亦不必立在臨時命之耳性理節太草草明道先生遺言最切於後學吾嘗與陸伯載歎說三代而下命脉實在此欲提掇出示人未遑也周禮沿革傳乃吾未成之書尚覬有進序文傳出甚是不安宜毀之吾友靜菴忠義奮發死生以之不合則亟奉身而退屹有大臣之節承示周

太卿可繼靜菴不勝欣仰惜無緣一見也吾氣體尚如
舊不必遠念

與鄭窐夫

别久不獲望見顔色寤寐有懷時見一二大篇侃侃正
論金玉爾相鐵石爾腸偉哉偉哉每歎天下固多英才
無端被銅狄引却一輩訓詁詞章又絆了一輩故判然
成古今雖然是皆為風氣所驅者也若夫豪傑之士自
當起出風氣不作三代以下人物愛莫助之聊致祝望

之意

與應元忠

吾兄天挺英才也任真而行喜佛學之空曠一似缺却鍛鍊功夫今天降拂抑將有大造於吾兄也承諭古人進德多在莫年以衛武公蘧伯玉為法卓越如此敬服敬服更願奮厥大勇如夫子之發憤忘食孟氏之所謂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始得百尺竿頭進步耳從令何以驗勤惰哉但就日用間忿怒處或著實體察或是德

性上發來或是血氣上發來此一大證見也佛學與聖學其差毫釐而天壤易處顏精察之若不叅透此關終被達磨踏在脚底做不得振古人豪也校不幸喪子令復喪孫此天譴否德欲喪吾也昔者汰不盡之污穢令欲一切淨盡之而畏天以終身吾兄不棄顏時有以振我廣右之事承諭乃知其精詳足見憂國憂民赤心但孫方伯昔嘗同寮似是同年吳德翼輩人令若此可駭也

答王純甫

參姪會試特令請教門下後以陸路寓書竟弗得達校甲午喪子以達破憂以敬易哀今春復喪孫爾時百念俱忘恍若見性始悟釋老之幻聖賢若可企及而連續為難校之否德天實厭之或大警之敢不一洒胸中污穢畏天以終身未知何日得以樂天也海内同志莫如吾兄神交數千里外願常有以振我嗣續之計方此圖之未知天肯宥吾否敦夫久不得書維時溽暑願靖共

自愛

與王郡守克敬

承問四事此吳中膏肓之病小民所由困窮也明公欲從新整頓一番吳儂孰不歌舞盛德校雖不敏聽於下風不勝欣幸矧承執事下問敢不罄其一得之愚第恐匹夫匹婦不獲盡其情則事終未善已命二三子博訪民情土俗所宜俟有成說乃敢以告丈量一事今且就緒矣采集士民輿論先以上聞其弊根最盤錯者各圩

總數與各圩細數不同總數常多細數常少然有一簡易法可破又便於民盖總數之多者乃書手作弊專為做荒欲多免糧也細數之少卻是小民每年還糧實數今但據細數查對各圩還糧原數不欠即已就將總數差處改正不惟弊革且不擾民況侯在吾蘇功德甚大廟食百世今蘇民無長少咸謂明公百年難遇欲望公復為況侯所為特抄況侯奏減蘇州重額田粮疏稿奉上此外惟願明公提紀綱惜精神督各縣可也代各縣

不可也小事海涵大事斧斷靜若泰山動若轟雷昔者
嘗面告矣更顧加意幸甚

弔費主事懋賢

日令先公趨朝校卧病弗克出迓心殊不安則又自解
曰公康强固無恙有如解組南還遠候江滸未爲晚也
詎意遽逝太速辛巳一别遂爲永訣邪每數歸期遣人
偵候一日張允清報云鵝湖公喪且至矣亟扶病出吴
門問諸郵傳杳無消息允清又云傳者妄耳返棹未數

日復遣人偵候則云靈柩已過矣山川阻修多病弗克一往弔哭盡傷我心每念筮仕初即蒙令先公以范文正期待今日月逾邁道德日負於初心俯仰慚愧自度無可以報令先公矣惟願少湖文星抗志高明超然如在天表不以一毫塵滓累心赤誠以報國樸素以承家使天下咸稱願曰卓哉此子乃鶴湖公之善教也校乔通家與有光矣幣一四奉充賻儀聊以將遠忱鑒納是荷

與錢治徵

承顧愧無以為忠告惟是守己愛民不替初心再三致此意更願令尊諄諄分付隨去僕從此行不是樂地乃是險地慎守則遷喬木疎失則入幽谷昔人有言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污便成大惡士大夫不但當以此檢律自己亦當以此防範家人也

答唐應德

别後恒切嚮往聞杜門讀書聖賢之書既以妨於心學

弗讀然則所讀者乃諸子百家之書或後世類書文集不知以此求放心邪聊遮眼邪若遮眼謂之玩物喪志否邪此為格物致知邪多聞多見邪譬諸取友將求勝己者邪同己者邪長吾游心汩吾焰心不可不精察也聞嘗以讀書為業次此恐未合於聖門近世詭聖之言多出於好人而一向差却便至於此頗與勘破庶可相切磋若不知不覺被留下些種子他日能為害也

答馮用先

校也生今而好古志大而才疎固天所棄也曰故人過我偶因事論事是何足以言經綸人從心上起經綸必也養得此心篤厚懇切可以對越神明庶幾感格上下所至響應才識意氣小小能解耳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今人多學養子不知只患未誠心果真切自能求民所疾若也世豈有赤子號而慈母嬉嬉者乎天久晴明利於收穫樂民之樂更顧憂民之憂不備

答方時舉

伻來知尊體常欠和失於問候校淺之為丈夫矣乃蒙長者下問欲消鄙吝之萌愧甚愧甚敢述其所聞人間世最難透者是死生一關透得此關一切順逆得喪又何足道必須提起此心方纔焰𢅤得破若逐事物滚何由超然也宋太祖詩云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淺見若此不識髙明以為何如

答王純甫

鄭壻書回述吾兄聞校喪子喪孫意沮色悴茲承數千里致慰且有楓山之祝深感厚情校昔少年筮仕時有王舉人診校脉曰他日類楓山寧非素定邪今不敢望其壽但願天早賜一綫是天赦吾也承教簡略數言而有無窮之意雖然竊有疑焉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慎獨之功釋氏厭人欲之幻并與天性不可觧於心者

而欲滅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内交要譽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霄壤矣吾兄志大才大而作用處不免孤高得無少偏乎願更加察也

答唐應德

遠承書問感荷無涯開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却一事誰始為舉業作倆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中添了多少葛藤蔓說縱斬絶之猶恐牽纏況可引惹乎若欲因此轉移人才却是先以欲勾牽後令入佛智也文公謂

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書是一厄校謂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顔應德卓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攖心若謂此是業次是指尋花問柳與力穡同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與彭通判

聞名久矣日承過我望見顔色知為古貌古心君子人也王事有程期雨中不能留客中心闕如屢欲為陽羨之游擬從容承教屬家中多故未遑此情恒惓惓也聞

有子夏之悲老景遭此旅懷其何以堪緬惟石屋古樸之姿朝著中著不得仕途中著不得自當於山林中求之昔者為七十二峯主人亦是暫主若千峰玉立萬壑鳴璆天將盡畀之延清風明月為主賔昔人有言幸託林泉交物少故於情性得功多又云秋光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校與應德雅欲久留相親吾儕之幸也吾鄉之幸也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毋用此怏怏溽暑在邇頗為道自愛

與卲子存

嗚呼令先公高才服善樂從人言憂國憂民出於惻怛勤儉之德儀刑於家真一時正人也而今已矣嗚呼傷哉聞葬度已後期弗獲比於執紼之役中心缺然令先公正人汝為冢嗣必也執禮導儀使死者有知乎生者不愧死者愈安乃可謂孝令不免俯徇俗態令先公難瞑目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呴沫我子存

汝自猛省若此得無為賤丈夫乎義助一事汝今頗悔否一則遮沒了朝廷厚恩二則壞今先公清德三則汝還要做人否官府切不可輕身出入以事干之子存汝自猛省他日做官把朝廷公法來做私情心下還過得麽大巡聞是令先公門人忠厚之至此聲一出求託汝者必多妬忌汝者必多況又是大比之年汝宜絶足不進察院大巡必愈重汝兩司必自敬汝若不能自持出則譊譊輕言入則瑣瑣有所請託則汝必不成人令先

公不享汝食矣令伯父想不我信不敢輕致書以全交也相見為我致敬

答歐陽崇一

歲莫王汝中過我自咎只於宛轉世情和合議論上用功不曾收斂停蓄校閒之悚然受教多矣今承來教亦如之信行斯言則昔日講學異同皆不必論矣日用間行事疑礙必多凡所切磋皆實事求是矣世之變也君子自以為有餘其治也自以為不足敬為吾道賀校遭

百凡天大儆之而亦牖之幸於性情有得力處學問之道無他其用功在復性其收功在定性然不知定性則亦不能復性矣

與王汝中

别久瞻仰如渴每欲懷以好音而無南歸之便兹值良便病中不能作書昔承教時每見自訟只於和合議論究轉世情上用功不曾收歛停蓄至哉言也假令聖賢復生所以箴砭汝中者亦無以加此矣但願益以此言

鞭辟近裏著已篤吾赤誠訥訥不能發口纔發口便覺慚愧萌生如此方是内自訟也何如何如

答歐陽崇道

嗟夫嗟夫東吳民力竭矣外被富庶之名内實罷敝區區彈九黒子之地而當天下之半其何以堪物不極不返令兹天遣福星固將大活此一方之民也幸甚幸甚願以周文襄王端毅為法開拓心胸集衆人耳目為耳目乃能盡民間利獘一二罷行之邇來吏道貪殘猶與

鼠同卧忽聞有所劾治打草驚蛇自此亦當嚴憚矣王守竭力為吳氓賦役二事豈便謂能解倒懸亦且得伸一口氣而困於多言徼公主之又只作一場話說矣恐終為人所阻愚見賦當寬民吏莫增科壹以便民為主匪專革弊役當少優士大夫不惟杜其多言亦國家待賢之禮也別久瞻仰如渴天假良會旌節旬宣吳中校適以病不獲晉謁道生靈困苦之狀與其仰望之情伻來忽蒙惠書重之以腆貺感荷無涯承念嗣續匪公之

厚德直道安肯為此言銘刻銘刻校夭子三人矣自度精力稍勝前而有所不足方尋醫問藥為補此一段造化未知天意如何

答聶丹徒

病中久不聞尊叔父起居恒切懷仰忽承執事書如覯顏面校也進道不勇日月將不待人執事方富年謂宜立志如天之崇而循序用功如地之實上以古聖賢為我師胡乃執禮過恭下問於校得無借聽於聾乎聞命

祇辱儻高明不以人廢言日用間有得力處及疑礙打不過處相與商量不敢不盡其愚也今日至難為者莫如縣令然仕宦廟食百世者亦惟守令為然校每見從政者始未嘗不憂勤渴欲聞善久而識達世故寖異於初以一邑惟吾獨尊虛美者多不得聞其過也此乃恒人之情高明決不為此然不敢不以告也

與聶郡守文蔚

天厭否德喪子喪孫怨艾之餘始知病根俱緣不勇虛

底天理不能勝實底人欲天故大儆之令敢不自淬厲畏天以終身自量精力未衰寡欲而博施儻天赦吾尚可以得子也僻居窮鄉無由通起居曷勝懷仰令姪遣使至敬附此書所願大進此道敏行訥言以静御動屈以尺蠖未也蟄之以龍蛇何如何如

答胡郡守孝思

多病久疏故人伻來忽承書問怳然若覩丰神承諭行事必近於王欽仰欽仰嗟夫王道之不明也久矣其故

何邪王道之不行也久矣其故何邪此無他闕却天德也若篤吾赤誠上下誰不響應如不吾信請觀温公當時豈無才過於温公者乎至於感動天人則邈乎不及遠矣温公嘗謂劉忠定公云天人元無兩箇道理只因有這軀殻須著思誠又云自不妄語始卓哉言乎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敬為公誦之

與薛君采

校雖未及識執事而神交久矣王令下車蒙寄聲惓惓

校何以得此哉昔嘗獲見老子觧集竊意執事黙而好深沉之思天資本自近道第從前似嘗役心於辭章後乃落其華而就實習心或猶未忘聲利天下所趍知動執事不得但未知思慮尚能不累心否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執事既有其資矣願益篤志聖學如易所謂知崇禮卑者不崇則不能超然不卑則不能去切己之實病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故敢效其區區古之善修黄帝老子者今莫知其若何用功矣凡涉訓詁者前後

自不相入一章之中亦首尾衡決獨執事之書貫若一也雖然校生也固不固則不能叩執事之微言明道有云此言論道非所以論為道也不知此書是欲發明道理是欲指示人功夫令循循有入處若欲教人下手顧提掇一二言而毋費辭乃真迷者之指南也天氣漸寒顧若時深根寧極不具

答顧禹錫

校老且衰矣乃承下問勤勤得毋借聽於聾乎聞命祇

辱執事年富力强謂宜大肆力於聖賢之學所進詎可量乎昔人有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豈直未尊而已邪溺志妨功其為害道大矣承諭欲斬絶之甚善甚善但恐心於重處發熟處難忘鏤滴未易塞耳又云讀經史無所得此固謙謙之辭然亦未知若何讀之博吾見聞邪反求諸心邪此通塞之機聖學俗學之辨也管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復王道思

昔承下問校嘗誦其所聞隨問以答窮所未逮慚負實多不謂高明乃能聽受志向有加於前欣慕欣慕所願立決定志用刻苦功勿認意氣為志勿以大言蓋之虛襮此心不在本位克己最難事事不肯放過猶未免有錯也管見若此未知高明以為何如王純甫心學淵深人品超卓屈己以親之當有益也

復胡郡守孝思

伻回嘗復書請教王亞參過又承寓書詢及周禮沿革

傳成否惓惓好善之心公之盛德也此書尚未成自量精神未衰欲完養以覬有進耳承寄秦安志筆力雅健追古作者自非博學髙才詎能若是加之以端重及常有恂恂之意則當於古人中求之矣見海漕策為之駭然校雖不敢踰度然此天下大勢亦可以理推後世水官失其職也久矣而考工記數語尚存有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又曰凡溝必因水勢凡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令倡議者不知曽察

其地脉否曽度其水勢駃否書云海濵廣斥世所傳千里長沙即其地也既是浮沙則漲没不常開通未幾淤塞隨至勞費將無窮况河運必須所至有居民瀕海之地恐不能興旺也俾回急不盡所欲言若他有長策出人意表者便中顧亟還教校所欲急聞也

慰羅達夫

杜門幽居如卧空谷故人如達夫非不寤寐有懐而無由一通起居慶門有大凶變欲奉慰者數矣竟以乏便

而止負罪負罪達夫孝心天至其於哀痛固當倍百莚恒情雖然孝有遠者大者所願抑損至情順從先王之禮篤志好學成身成親達夫自致於聖賢則親為聖賢之親啓聖太中所以流光百世也達夫昔奔喪過姑蘇時校聞之也後不及往弔人頗傳聞言論風旨如愚之固陋更願達夫於自聖作聖處精察之絹一匹奉充賻儀千里徵誠藉此以將鑒納是荷

與陳原習

昔見吾兄自言渴欲得人規過雖然如校之直亦無開口處他人彌難矣此恐有箇病原願反求之汎汎以求亦未必得願精求之求得後却取別紙開看何如何如

答王時行

一別十有六年遐想吾兄進德甚勇其於瞻仰曷勝惓惓今兹承寄三天悟易說高明所見固自卓爾不群雖然吾兄豪傑之才也根本不帖帖地鞭辟近裏著己固嘗用力其於致力或未遑伊川有云立言貴涵蓄不使

知德者猒無德者慼何時得一見相與剖天根月窟之
秘以闡心易邪

答路賓陽

南都一别十有六年而始會於淮陽今又十有餘年矣
故人之書屢至校鄉居如卧空谷非惟不得候望顔色
亦無由可通起居恒切懷仰承諭著實之益只此一言
不勝私喜乃知故人進德修業加於曩多矣每歎交游
中别之十年或二十年比再見之聲譽日隆才識日進

而完然赤子之心非復曩之時矣如吾兄所稱古人脚踏實地做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但所指功名捷徑者則恐未然凡立功名者上雖有愧於道德必不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也今邊備大可寒心吾兄昔在上谷必能洞知其利弊不知若何處分乃可以銷國家莫大之慮中州在今日視他鎮為晏然一有事則截然為砥柱國家任用意當在此二處俱求一圖盖欲知山川脉絡也惟時天氣漸温盎然吾人仁底氣象擴而充之六合

同春也顧若時調爕以迓天休不具

答唐應德

總總中丞聘并示之教言無任感荷久失致謝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歛停蓄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校末之能也億而屢中校亦弗屑焉應德邇來作何功夫想日精進此學須見得收功處則發端不差應德高明一洒支離之陋豈非大快事却覺似好潔者又未免别生出弊端專内遺外日用間分本

末作兩段事如此又仍是支離也愚見如此然與否與

與胡中丞孝思

校嘗謂今日事最大而勢甚難處者宜莫如黄河久欲請於執事以乏良便而止兹因便風敢布一言黄河變遷亦多故矣要其跡多在今山東頗選於屬官中沈實而有文學者得數人指授以方畧令循行遷徙處考古證今畫為一圖令他日治河者有所馮據以發其獨智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圖成早得賜教至懇至懇

與王純甫

校每見講學者往往未老而衰無收結處因内自猛省覺有多少牽絆在自治不痛切長惡容姦天安得不與之大敗露毛髮聳然吾兄剛大之資逈與校異但恐用功處亦未能大副天也吾輩今俱是五十以上人若不致力更待何時願賜砥礪共進此道

復沈一之

承教衰年宜有接助校豈敢不屑為但不知耳執事若

肯見教幸甚幸甚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繁難陽明盖有激者也故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被他說得太快易聳動人令為其學者大抵髙撲此心不復在本位而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明眼人觀之亦自易破静夫若實用功令雖路錯畢竟肯回頭也只怕不肯切實克己耳

答鄧魯

別後屢得故人書噫汝之惓惓於吾亦猶吾之惓惓於

汝也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汝資固自近道但未嘗死中求生勇猛用一番功夾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要須誓不與賊戴天乃可決勝耳

與呂仲木

小兒短折兩承惠書深感通家之誼近見詩樂譜惓惓哉吾兄好古之心意未嘗不欲推今世為唐虞也猗與偉與但此生不知而作吾兄盛德善不必其自己出也而樂取諸人亟為之刋行為之奏請毋乃未深察與吾

兄心體至虛至平試因校言而少加察將惡之矣葢其術本不能誤人而借重於道德名賢反足以誤後學也樂之道圓而神其妙全在散聲矣此天籟所以混融也散聲多者不可損少者不可益天然而然或傳開元詩樂直以一聲叶一字文公深疑之此殆神解謹奉采蘋譜一篇試求知音者布之八音何如何如

答胡孝思

承諭隷楷興而篆廢壞愚謂廢則由之壞則當罪斯篆

古人天然之妙悉從廣大胸中流出傳久而譌六王畢四海一李斯適當同文之任乃以小智穿鑿妄改古文此與盪滅先王法度同一軌轍也李陽冰作篆高古上配李斯真可雄視百代但其妄作殆有甚焉只如謙卦一字而數體此何為哉好奇逞恣故也尚可以語心畫也哉愚意欲考定六經一復古文之舊但校既多病又無同志者彼此商量以故事竟落落難合也昔所寄六書顧一一正其紕繆至懇至懇便中草此容俟後布

與何子時

故人遠在萬里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矧別已數載我思當如之何昔之大儒自少卓然欲學聖人卒其所成就尚不能自滿其意吾人學已後時若不立決定志勇猛用功日復一日必大負於初心矣元誠心學光潔勿欺志行卓爾不羣汝與之相切磋必大有益也

與王純甫別紙

子言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也漢唐篤行者固不乏人列之於德行則不可恐所學未是孔顔之學也兄稱管幼安為潛龍且謂去舜一間如此豈但優於冉閔乎恐未免通人之蔽也

論孟子處語意卓絶但不免有過處校嘗歎顔孟之學固自不同亦由不幸不及孔門使得親炙夫子則許多英氣不知不覺暗消常自以為不足矣純公最淳厚而其言露圭角處亦時有之校每見此惕然内省盖吾人去聖彌遠尤宜於虚志驕氣上磨礱黙思聖人德容以

求融釋脫落也有若言行氣象似孔子恐其學未免求之於外曾子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此真知聖人心學者也以此觀文中子不是從本原上學只是從外面安排續經非吴楚僭王但氣象自陋耳

一貫忠恕之論深悟聖賢宗旨但以忠為正心事恕為修身事此猶未免小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周流無間吾人被人欲間隔必須發箇真實懇惻底心逐事事上打透故忠恕不是兩箇功夫通大學格物至平天下都

包了大要只是一箇活底敬也

嬰兒哺乳一段妙甚

正心修身體用之説甚當而意未完誠意正心修身一節密似一節誠對僞言似容得惡在惡是萬善之鬼賊故曰毋自欺正對偏言是過不及有所説得重本體受他累也修只是檢點恐發用處不覺有偏之其所説得輕大偏已去防有小偏也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更不説節序都只從身上説起而關紐歸誠意

相望千里會晤無由有不合處千萬一一批示

與林相

自汝之別吾旦夕念汝亦旦夕憂汝汝之才可以大受可以深造而今則未且道何以故汝自思之吾欲與汝下一語曰放心以遠易曰聞言不信汝必信未及則又為汝下一語曰汝喜事以為功為所牽引汝信乎汝疑之乎古語其心之出有物采之又曰與接為搆日以心鬬又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又曰心於重處

發熟處難忘皆至言也夫學以定性為極然不見性亦無由定矣且道如何見性莫引陳言直舉心所自得處說達夫曾有謝書未知已達否答王純甫書録具别紙

答甘欽采

两得故人書惓惓於講學此吾兄樂善不倦之盛心也敬服敬服林質文往有書奉復想達左右矣嗟乎學之不講也久矣今而講學者日以衆道其復明矣夫雖然談道者一何多也而實體道者一何寡也談若太易易

然道其不明矣夫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秖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為主無端生出許多議論來聽其言不曰且聖矣夷考其行猶是凡夫且虛擡此心不在本位日用間真病痛却都放寛校為此懼深願諸君子以拙自處把世間一切名利底心斬絶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功跬步皆蹈實地但諸君子自占地步已髙又有喜同惡異之心莫肯退聽大學指授知止此是千聖淵

源且道止是如何若於此悟入則功夫有箇起處便有箇究竟處若由大路然校作六書精蘊於此有相發明者謹奉數字請教録具別紙固陋之見不識髙明以為何如

答鄒謙之

久別懸如饑渴茲行天假良會校聞也晚又復無縁得京口書昌勝馳仰承命欲校為下頂門一鍼惡校何人乃敢校何人乃敢來教自病常炤常流是必因用以遡

體又病無成佛作祖志與應付僧較短量長是必發其真心超凡以入聖不暇為葛藤如此是己鍼著百會真穴想周身血氣都掣動瞑眩一番精神大變換矣欽仰欽仰每見吾兄所作文字明白疏爽而力稍輕今停蓄收斂也久氣象必深沈言語必簡當非惟不當以故吾相待亦且絶筆不肯為人役矣何以故學佛者說我不是應付僧他直把來作黃葉飄飄看又不看作葛藤也出處猶語默死生猶出處只在反求我心莫要粘帶莫

被牽引便常超然明道云外面有些罅隙便走又云理無大小其要只在慎獨敬為吾兄誦之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髙明毋以人廢言

答霍渭先

承西樵寄大學原中庸原其間發明固多亦儘有合商量者此是繼千聖絶學須從實經歷處說但未有命不敢獻所疑兄子縝東還承吾兄寄所辨子静之書令上其船者多矣而兄獨否卓哉卓哉目睹秋毫者不能自

見其睫善乎兄之下問也此不自滿假之心也敬以所聞對象山振古豪傑也然而學未近道客氣累之也吾兄之辨自察客氣何如慎勿自恕象山直指人心雖則能聳動人能救拔人而無實下手處如四勿三省之類惜也呌噪已甚上馬者厭下馬者慼中馬者為其所驅若先讀晦翁書乍而讀此若驚若怪不為無助若先讀明道書有得然後及此則固不暇過而問焉矣孟子雄辯猶被英氣害事况子静乎假令孟子親炙孔門參於

顔愚曽魯之間固將薫為太和當歘然自覺不足矣吾
輩去聖彌遠謂宜追慕盛德儀容使麤心浮氣脫然融
釋不作孟子以下人物何如何如

答王長沙子正

使君為政未久坦夷之心潔白之操愚夫愚婦或能知
之薦紳先生乃聞有不樂欲相料理者東海病夫久不
管人間是非未知其事有無然在使君正好自煆煉吾
輩若透却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縱毀我譽我萬方我

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却我若是真金儘敎他做烈火儻還有些查滓却藉他做洪鑪猛煎熬一過是添我多少精神雖然此猶是小小關頭若還透得生死大關更脫灑在承雅愛不覺率爾發其狂言髙明以為何如校欲致書請問於鄧守不得階顔求故人為之先容天氣漸寒陽德潛藏於黄宫惟冀若時保固天真不具

與王純甫

嵩陰令言邑去今武城太遠難於寓書子游絃歌武城

在其邑中二十里弟子周士淹回録吾兄大學解語意卓絶受教多矣但恐天資髙未嘗用過苦功夫來説得易易耳愚見録似别紙請教紕繆處毋吝一一是正至懇至懇老子解渴欲一見之千聖相傳俱是教人反樸還淳夫子老子説得尤切生於衰世故也不如此何以挽回造化但老子説得未免矯枉過正耳後世目為異端非惟不知老子恐於聖門宗旨亦未必知矣

别紙

大學功夫復性而已矣明我明德吾性自足元不須增添只要去其昏蔽此一言已盡矣新民者明我明德於人也變文言之者人性亦不須我增添只因壞了却要我變化他明明德有箇機竅識得則功夫有著落夫何故只為這道理就在當人血氣工發出來容易被他遮蔽日用間試自省察血氣用事常多其始就是人欲中剔括出天理久之天理纔做得主雖然何敢恃也那去不盡的人欲剗不潔淨少縱則復張皇矣教人者若分

我人則無含弘之量有忿疾之心只把做自家事反求所未至則意懇惻亦易感動他止至善者定性也此是究竟處吾兄見得甚高至善者非他明德之本體也明德是他發出來的本來面目性初萌動處難於名言謂之曰善冲漠無朕妙不容言故謂之至善此本然之善不與惡對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工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大學先言明明德新民而後及止至善何故先從知止說起此欲人見性也知止是欲學者悟

入處定靜安慮煞有功夫吾兄說得輕了雖則見得吾性本静若血氣德性未能合一此心依舊牽惹得動正是雲駛月運舟行岸移必須用執持功夫校故曰執持而後静謂之定不執持而自定謂之静學至於静至矣何以又言安曰此兼境言是處皆静謂之安如何又有慮在此又兼有事言所謂動亦静也到此動静合一乃為真止學者若不知止非聖人之學也初學何能知故聖經惓惓本末之辨教人反求諸身傳文提出知本甚

懇切

新親古字互用大學新民作親書親逆作新易大傳易知則有親讀作新纔與可久語脉相貫古書似此甚多若不識古文古韻便多窒礙校謂新民是明我明德於人之變文只以明明德於天下一言證之自見壹是句猶云同此也否則與皆字重所辱正是良心親切處與中庸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同意傳文容後請教

答喻吳江時

書至知故人在鄰邑喜甚喜甚噫割雞得無用牛刀乎校多病杜門忘世久矣雖然每聞守令一善政則喜動顔色其不善則蹙額久之何也民吾同胞故休戚若在己也故人之來吳江數十萬生靈今而後得所矣前政足以為鑒其先有張明道者足以為法張嘗及吾門其人學佛無世俗一副當名利心故平易安靜民依之如父母然視阜魯尚未及必也淳公乎扶溝晉城此真故人之師也伻回先此奉復

答陳元誠

可琛至得元誠書未論言語何如只温醇氣象自藹然溢於言外病我叙文自信太過無虛心屈己之意又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為我懼說到此可謂苦心矣深感深感校且老喪子喪孫罹此大難而志不少衰惟恐懼修省此無他欲自致於聖賢也古無自足之聖賢校今去聖賢甚遠何敢自足邪佛老之學自少年見得與聖賢别今更見得同則是中道而叛聖人

也老子又不可與佛並言乃若是處雖出於佛亦不可棄但恐實陷溺而不自覺如此則全賴元誠救正也書尾靜修之言引而不發昔聞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既不執持又不茫昧三件犯著一件便不是令人多賴動為靜此正是元誠心學淵微處故能發胸中所藴然此是就已靜工說不知未到此地位如何用功纔得到此既到此地位還有功夫用否千萬極言毋吝指教疑義録具别紙願一一訂其是非

別紙

純甫氣魄甚大人品孤髙然學似信佛勢已不可反雖然吾猶欲其反之故校答書引用佛語而折衷以吾儒之言使知佛學縱有妙處亦不出於聖人佛所謂塵指妄念也必先有這種因時纔發出來故曰前塵此語亦自好但起念都説是前塵動得是處也説是緣影則大謬矣精緼中辨佛處亦儘多

翻篆而楷凡楷本從篆翻因取便失了本義自宋來好

古者每每欲正之但欠精詳耳字莫備於小篆昔嘗讀之每覺其未安自思古人若如此豈不自然何故却如此蓄疑不敢發後忽見古文乃與吾意暗合又有舊時思量未到忽見古文豁然開我心見得既多乃敢説李斯是小智穿鑿造古文者其心大以容故凡學問之功經綸之法造化之秘觸處自然發出來非吾強説吾但識得與他發揮或因而附己意耳六書若止象形則不足以盡變第三卷字下曽畧為之分別體例就象形論

須會之以神毋泥其形乃得天然之真稽實待虛以此言易已落第二義以後六書亦不如此

混沌是對開闢言此是先天一之所由起有一而未形到開闢初有一自此有二而萬生矣這都屬後天吾心一念不生時便是混沌

當其無有器之用此是老子語妙甚與聖人亦同大抵造化從無立有從微至著故學問要反本研幾

大抵有質纔有文文勝則喪質人知文勝之獘而不知

盡去其文之弊恣睢自用與夷狄禽獸同如秦是已老子夫子俱生周末文盛時俱有志於反樸還醇挽回造化夫子説得平正老子便覺矯枉并不滿於先王惹得後來處士横議秦人出來一切掃去文遂不成世界矣容再思之十一元也到十便反元方好再起百千萬一如之凡事皆如此此承反於一而言無此句意亦足令除之

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内為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内為主

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也
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故曰
天根之學本易艮背之旨
日行遲月行疾正是天象示人君逸臣勞之義先儒反
之然於天終不合也
内經云心藏神又有神闕神庭穴妙甚雖然此神明升
降往來之道也非神之宅也諸臟皆實而心獨虛故神
都焉元誠涵養精深必有超悟處頓開其天天發亮則

太和元氣盡洩不成造化矣惟其體玄團聚光耀只在日月上發故天元全人體内幽只開竅於目露洩神光目為之使故人之天元全

閉口勿言則於求放心甚易上文言心之全體都奔在舌上舌不言亦有動意故下即引此句欲其閉口以固此心即仁者其言也訒修辭立其誠之意若嫌其是仙家語改曰善根何如

電光以下語意本出文公因嫌五峰之學不務涵養本

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急迫助長之病明道見湯瓶便知陰陽消長之理見石壇濕便知天地升降之理䆫字大則為調和陰陽小則為調和飲食字意故有抽添火候之言初不就修煉工說但修煉家不能外耳

二

盧可琛回有書奉寄想已達左右矣可琛行後始得見所與二三子書真切懇到深造自得之言也但所答梁

生說却未免支離豈欲游戲翰墨邪校雅不欲元誠作詩書意似不謂然夫詩之有律猶文之有駢儷終是俳體古人決不屑此未論三百篇只如枚乘阮籍陶淵明皆涵蓄有餘味亦可陶天真也雖然此猶是掠下說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何暇假此乎

與呂仲木

吾兄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凡在朝野莫不太息愚意獨推諸天道術為天下裂也久矣天將大有厚於吾兄使

得專一於聚精會神之學反本而復其初挽回世道在此世俗酬應之作一切罷絶之何如與其俯狥人情孰與恭默以承天意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於岸又云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敬為吾兄誦之山中静極深造默成自得當益淵懿頎時有以教我至懇至懇昔承賜先叔父母䃟銘校具書拜謝頎有過必告有疑必請以此為謝不識曽達左右否

答鄧魯

各在天一涯忽得汝書若從天而降何喜如之雖然其喜也乃不勝其憂也又不勝其懼也吾將苦口言之乎汝聞言必未我信雖然汝亦知吾苦心乎嗚呼後世英才不為少矣往往沒溺於身毒之教只為自家立脚不住為其所驅一遇棒喝師遂失其故吁可嘆哉亦可鄙哉昔者汝也好說光景今并撤開胸襟中滯礙若小䆁者然而流蕩難反矣只為無實功故被新學聳動又去

湊合佛學謂與聖人同聖人之教以三綱五常為主佛教欲絶滅三綱五常還可謂之同乎慈湖侮聖賢大無忌憚而汝好之何邪所示對竹數言大是脱空晉之清談未必如是今之講學能切實用功者無如陳元誠試就正之何如新學大抵敏言訥行先利後義說得太易易然髙擡此心不在本位所行不復可檢點明眼人决不能瞞也試一省看何如餘具别紙

答張希虞

往古來今人生何限矣其存也能不與禽獸同歸者幾何其沒也能不與草木同腐者幾何此無他皆因志不立及用功不精專也天理人欲勢不兩立果能誓不與賊俱生以死決勝則何人欲之難除也古人一日千里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矧三歳邪明年必得會晤當豫拭目以須也

答王宗尹

別汝多年無日不思汝何也以汝為學不無偏滯而肯

樸實用功若此自能求所未至故吾常望汝大進惜道遠無由一見之忽承遣人存問始知從政於杭甚為杭人喜今之為民父母者往往學養子而未必心誠求之心一不真萬事悉為虚文瘝痌疾痛豈復關於吾身汝素以毋自欺為學此言似不必告汝恐汝執著己見而不能盡民之情則所求者未必能中耳古之聖賢超乎萬物之表禄之以天下不足為榮困于泥塗不足為辱後人胸次小纔為卑官便道受人氣不過不由進士科

便道志不得大行此其自期待何淺淺也汝萬萬不屑此然微芥蔕於心亦能損吾天德也杭郡多事終日在大忙中應物而不與俱往守正而不主故常足以驗吾學力蘇杭客邇風便頗數懷我以好音

與沈一之

子程子有言不學便老而衰讀故人莫春書颯然有衰意何邪吾人學不大進只為被凡心絆却故天心不純拙者所見不知高明以為奚若端峰遺範當自有親切

人言恐不足為重輕汲汲似猶有好名意何如何如

與呂仲木

王子崇西行老母病不及奉書其後託可泉轉致不知曾達左右否天下之望在兄一人傳聞吾兄頗有衰意惕然動心程子有云不學便老而衰吾兄完養有道人言諒非真然亦可助内省三代而下學聖人甚難甚難者但知識神之為神不知全其元神也前書舉文王必如是乃能純乎天德譬見若此能不畔否願就正於高

明邇來作何功夫想益深造自得頗有以振德我

弔歐陽崇一

羅達夫過我聞知令先公遘疾心常懸懸今歲林相來則聞吾兄已奉喪南還矣緬惟孝心純至其於哀恫固當倍百恒情未審自羅荼毒氣體何似哀毀滅性聖有明戒所願强加饘粥輔養精神孝莫大於尊親願吾兄務其遠者大者篤孚懇惻致其身為聖賢則顯親為聖賢之父啓聖太中所以流光百世也山川阻修病體羸

弱弗克趨弔中心鈌然素紗一匹奉充賻儀鑒納是荷

與李司業汝立

別汝忽忽十年矣古人有言士別三日刮目相待矧十年邪其所樹立造就當何如也欣羡欣羡吾山林之日雖長媿無所得惟是死生關畧看得破人間一切虛名浮利直是悠悠胸中差覺無事耳

與黄宗賢

承惠寄雲中疏稾足以占經濟大畧矣欽仰欽仰竊惟

執事所抱負者天德王道也其中語意頗覺抑揚得毋猶有人者在邪或恐郢書而燕說之此則愚之固也雖然不固不足以發執事之疑而助其觀省哲人斷國信於蓍龜雲中事勢竟當何如執事沈幾先物必有以洞照之矣惟時天氣漸暑願恬養自愛

答應元忠

胡純過我言吾兄以事在杭承來教憤世疾邪已甚勢若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嗟夫直道難容坐令正人

困茲多口雖然茲乃天之降禍邪將天福之邪吾兄超邁之資本自天植不知所以切之磋之琢之磨之果能副天之玉汝於成否邪令茲紛紛毋乃天將大警動之邪吾兄何不奮厥大勇以其憤世疾邪者自發憤自憎疾於性情上實用功夫大學之至善中庸之無聲無臭此吾兄歸宿之地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願勿因人廢言

與王汝中

昔在山中夢汝中偕伯載訪我校謂伯載曰汝中言甚懇切而學不加進何哉無何汝中果至消息亦大矣但所謂不進者陰陽相反乃神靈託以告余謂校不進也敢不自惕未知汝中内省以為何如大學功夫定性而已矣此心容易牽動何由止止汝中游道大廣講説過多康節有云亦恐因而害天性所願葢澁其言毋使口滑慎擇所與交以輔吾仁凝然如山亭亭湛乎如水澂澂其於進德何可量也

與崔子鍾

留都一别且也三十餘年矣遐想年兄進德日以精深欣仰欣仰校也下士晩聞道聊以拙自修而又未能也亦太不勇矣近世講學者日以多道其復明矣乎道其復行矣乎吁憂方大耳虛志驕氣欲一蹴至聖人而言行判若兩截此恐即是談天衍彌天道安之流耳近見序文深斥陸學愚意陸學且未可非彼其功夫雖麤却是實做也淺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與周行之

吳氓亦嘗荐臻荒年然未有若今玆歉歲細民敖敖不欲生若此其甚也今幸麥熟苟延鄉人有為令於山東者談彼中烖荒尤甚乃若河南則口不忍道耳不忍聞痛心痛心吳中糧額太重雖良有司盡心法終不能盡善雖然若匪盡心小民受害那復可言昔者南昌況侯奏减七十餘萬石郡是以再造其後戶部持三十餘萬石古額不肯蠲除賈似道公田之類是也周文襄公設

法隨糧起耗使輕者不失其為輕而重者折為輕齎以救其困其後派折之弊百出則以等則太多也王端毅公復更其法隨田起耗重者差覺減輕而派折之弊終莫能革天水胡侯始驗糧均派昔之神姦不剗自除而輕重復不均文安王侯乃為之牽攤其耗愚夫愚婦可使户知凡沙瘦水深者則為之量減其法視前政最善而弊不無者有司度田未必實也此非法弊乃是人弊若得良有司踏實永有利而無害矣宋人爭差役雇役

利害議論孔多今吳中實利雇役而有司以差役爲名其害百端大抵官得其一而私費其四五甚則有破家者矣王侯始立雇役之法小民式歌且舞今更欲講求便於小民而復士大夫亦既有成畫矣二者皆吳中永久之利而言人人殊盖或未究其本末也吾兄素善秤亭天下之事非憂國憂民無所用其心其於鄉邦利弊固已燭照而數計之矣乃聞深不滿於二法校且疑之未得其說敢請問於左右以求至當之歸病卧衡門瞻

仰故人如渴無由一通起居玆因小壻王一誠卒業南雝附此問訊

答崔子鍾

自陽明之說行而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殆天數邪年兄與湛年兄辯而闢之意則甚善但名未正耳何謂名曰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昔孟子名楊朱曰無君名墨翟曰無父慈湖之行未必能過墨與楊而邪説則甚以其為佛學也校嘗謂佛氏無天令慈湖既已叛

聖人而從佛覩為之奴矣而又呵佛罵祖陽主聖教欲高出一層其敢於侮聖人之言者盖學狠和尚棒喝禪宗呵佛罵祖家法無天莫大焉此書不焚不知顛了無限後生挍每思之未嘗不為痛心疾首也承教漫及此

與郭水部

一别十年忽承干旌訪我於野愧無以告之竊謂講學不必多言只在自知實病痛處方可真切磋心不可有游思身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神明散惰氣勝則嗜欲

滋斯言或可克肻弦之用也

答熊悅之

吾兄忠赤之忱潔白之操因心自然有大過人者來諭懇懇憂國惟恐不能保晚節是憂善哉言矣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使在位者皆能持是心太平可望也海賊盤根雖久然無難拔者近日之事本只該捕盜事勢相激遂致用兵主兵者權輕兵法不立遂至敗北賊徒追我師但觸下體不敢傷上體葢欲

自開後門也以故我軍死者甚少但船與兵仗盡為所得今聞湯總兵且來若能整肅軍法而無張大其事激彼民攻彼冦寧漏有罪而不忍殺無辜開其黨自相斬捕不日可平也傳聞遠方不知賊巢虛實多信流言又有生事之人造為征亂語吾兄膺留守重任必能靜以鎮之但恐此中事情言人人殊未有能得其的者故敢以告亦煩與撫公及操江公一言先定廟筭嗚呼兵動於外福生於内廟筭若善不知是救多少生靈廟筭

不善不知多少生靈肝腦塗地也嗚呼士大夫要幹大事者必須視民如痌肉一般自然上帝默祐易於成功若有要避禍及立功底心便是逆了上帝帝乃震怒功何由成況此賊本不多人今日平之易於反掌若張大其事奏聞於朝萬一朝廷謂寇盜不足與輕動兵端流禍豈有極也私憂過計故發此迂言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吾兄其留意焉

與王憲副克敬

傳聞有尊恙或以為瘧也或以為滯下也皆不可知所可知者必焦勞吾民所致也公之於吾蘇可謂良工心獨苦矣天祐吉人想勿藥有喜校適有兄子之喪不獲躬候謹遣人問安總兵何日至其人智勇不問可知矣未知仁與信何如其嚴何如易曰師貞丈人吉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願公與之深語其人若鋭於立功不可也專於殺戮不可也不嚴於立軍法期期不可也兵能分而不能合能合而不能分不可也合數百惡

少為曹人有必死之心我軍雖衆不可見利直前而不顧後患也必也上下文武合為一心首去貪酷之吏嚴僨軍之誅賊必破膽開賊生路凡互相斬捕者有賞解散其徒者免罪來首自歸者免軍非賊首但解散及來歸者俱赦不罪故曰工兵伐謀其次伐交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也凡用兵有機今日事勢固須調兵不若乘其機激沙民使用命又不若乘沙民之機諭沙賊使自歸昔者唐高仁厚出兵五日而平蜀寇數萬只

是一箇誠心愛人開賊生路而已校書生不知兵哀元元之無辜聊陳管見助廟筭之萬一惟髙明擇焉可也

與余烋

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大孝尊親汝弗能矣其次弗辱汝弗能矣其下能養乃父何嘗一日享汝兄弟之奉哉身後暴露且也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别昔者何子平有故不得葬尚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間

一罪人耳況無故而不葬罪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衰絰從吉施施焉于于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在汝尤重何也以汝為兄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為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夷貊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煥求吾作墓志銘吾平生未嘗為此昔者静菴葬胡純來求銘

墓遜菴葬李敉來求銘墓叔父之葬吾弟若欲吾自銘皆辭不作今老矣豈可獨為令先公破此例邪雖然吾心戚戚不忍也欲為汝兄弟轉求陸伯載文章鉅公也不然轉求周尚書伯明汝父同年也問行狀及事實皆無之豈能以空文作志邪念汝弟千里遠來又懼汝兄弟以無埋銘為辭差池葬事故不得已以吾所知者代汝作壙記庶幾不誤葬期嗚呼祖父有善而弗能傳謂之不孝煥幼不能知汝長當知可即條録嘉言善行請

文於立德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吾日夜望之記錄成當遞寄我煥又言兄子圭長成今游邑庠矣吾聞之甚喜庶幾克肖乃祖哉欲繩祖武在行不在文在立志在勤用功不專在才力圭勉之哉圭字朝信已當故不著於字說

與王資穆

聞資穆今歲不得與於賓興人皆稱屈雖然天難忱斯安知天意不大警資穆使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邪大丈

夫自視何如顯揚其親豈在一第今秋榜已掛事又屬陰矣天公每張此一段公案令人自參人竟不悟枉自勞攘許多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物作孚又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於岸人能反求以此自照勘則於世味得失自然輕矣資稟今用何功夫讀書有得有疑可寄我一商量否

與鄒謙之

伯載誦吾兄書樂與四方講學者接此吾兄惓惓盛心

也雖然講學者衆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憂何也講而不學者衆也是以講為學者也行必顧言義必勝利吾兄亦嘗省其私乎髙明今方為人師匠一言一行後進楷模願以聖門訥言敏行為主人心多動則不能自還明道有言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又曰人心緣境出入亦不自知敬為吾兄誦之

答陳元誠

歲莫林烈至得元誠書改歲而劉叔憲所寄書亦至一

念未起時語意超妙足見元誠心學淵微但他語不無滯處來諭相見乎離非藏乎離此固元誠獨得處然道理未有不可通於人者更思之何如神闕神庭語出内經心藏神亦内經語也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則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鄙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為何如

答林烈

士淹回道汝意極懇懇學患心不真此心若真何事不可成來書人鬼之語甚切此是善惡已動念時功夫更自體驗善惡未動念時有功夫否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

答蘇駕部

校不才多病天所棄也亦天逸之使為閒民也康節有云滿眼清才在朝著病夫無以繫安危故人天方向用宜積赤誠以待機會老杜有云艱危須仗濟時才又云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平故人不可不勉也
承問復古手段噫有三代而上之學術斯有三代而上
之人才有三代而工之人才斯有三代而工之功業今
聖賢經天緯地之學具存後之人只向方圓上測規矩
而不肯就規矩上出方圓非古道不可復也泥古之迹
不能神而明之也校於古人不能為役而志不敢自小
者亦欲學古之道竭吾才以求之也維時雨淫害稼暑
至而不至氣鬱以蒸他日交秋火必不肯退位歲氣勝

復何時而已邪故人頗自變理吾身陰陽毋為偏氣所沴也

與唐應德

此行天將有大造於應德也應德天植忠義而於消息盈虛之理或未深察其微故天牖之使操心也危而慮患也深他日出而任世道之責可以萬全不輕於一擲矣天平數語極其苦心當時一似死肉頑不之省過後始警懼真至理誠言也銘感不敢忘銘感不敢忘聞欲

秋凉過我敬灑掃先人之廬以俟近日讀詩欲以雅頌之音銷鑠群慝閗兀崖有詩解應德若有之便中顧早寄示

與唐音

得書自覺學未探本原甚善甚善乘此慼然大有警於心百尺竿頭務求進步處乃不枉此一生耳麐入學舉業想日有進但恐德業日忘日遠不患妨功惟患奪志斯言宜惓惓服膺髙汝白幼時其叔父教之以舉業歟

曰便做到狀元三年一箇何足慕哉及長登進士第其叔父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吾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每日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傍何不相信如此試問其僕答曰比在家漸不同矣因此而懼乃置簿記過過不可勝書因此大懼刻苦用功若汝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為法矣

與林相

跋余望汝久矣徐亞參樾過我始知汝已回嘉禾抱病

未出則未知為舊病與新病與語非醫不能治汝之病雖然亦嘗默而思之凡病之作十二官必有不得其職者矣心為天官何莫不由之是故致病在心治病亦在心苟能握其樞旋乾轉坤在兹秋凉望早過我重為輕根静為躁君輕則失根躁則失君溽暑中驗之尤得力也許台仲暨錢釆之沈静夫曾相見否李参過嘉禾特附此信百凡作縣事可盡告之是固有志為民者也

與王宗尹

在杭三載上下信之無異辭足以見毋自欺之效雖然顧嗛焉其毋自足也足則怠且驕雖有自欺亦不自知矣由世俗希曠觀之嘖嘖滿人口固當由古之人觀之此誠不足以當堯舜之萬分一也嗟乎堯舜其猶病諸是誠何心也乃天德也吾以堯舜之道望汝故不以頌而以規汝前書媿不能如羔羊大夫而欲為兎罝野人意則甚善語或滯矣羔羊名大夫也兎罝自是十亂中人昔者文王舉大顛閎夭於兎罝詩人因而咏歌其事

肅肅者誠敬之極功也施於中林而終始表裏一致矣春秋傳論舉冀缺而曰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盖其源流如此李參受萬寧令過杭欲得一見故人問為政臨民之道此可與言者也聞曽太平多善政并煩述以告參

與聞靜中

昔三原王公在留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家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夫向之呼

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公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即回衣冠坐廳上戒閽人謝賓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婁駕部語之婁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其好善如此吾兄為國柱石為縉紳楷模其志與三原公先後一致也但未知門下士孰可為吾兄師者孰可為吾兄友者又孰可為汲引而長養成

就之者天下事大可憂惟此一著可以應急可以定傾可以任重保大吾兄頗加之意焉

與周行之

日李康惠公為刑部屬見素林公為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寥豈吾不能屈己邪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

長於某請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焉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其亦在是乎林大歎服前輩風度如此願吾兄以三原公見素為法屈己下賢博求人才以自助益亦因而汲引成就後生斯固吾兄成己成物之功也鄉别於嶺南校謂子庸曰吾兄每言無適而非道若見得無適而是道則學大進矣亦嘗與吾兄有言不識尚可為韋弦之助否肅齋公

既去前所行二政勢必動揺他日小民復受弊而追思其利彌覺多事矣

與方叔賢

校以空言鄉學天厭否德喪子喪孫春秋傳所謂於是有隱慝焉敢不愓然内省吾兄昔也無子而今有子兹乃天祐善人顧兄丕惟進德以祗承天意恭惟吾兄平生最髙處全在服善故曰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令位日崇望日隆萬一好善之心或不如初則雖有過人莫

肯告矣吾兄昔寓錫山校墠暑失此良會今乃闊焉數年南望天一方曷勝鄉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且使國人交儆我吾兄之年視武公尚壯其心亦猶武公之心也不知邇來作何功夫承惠大學原中庸原受益多矣可疑處亦往往有之以未得尊命故未敢言嘗有書答純甫論大學録求是正

與陳元誠

近讀詩以雅頌之言銷鑠群慝覺於性情有功安得日

薰元誠咏歌舞蹈天機更當流動盈滿也讀大小雅至於宣王之詩未嘗不喟然而歎曰周其遂衰乎或曰宣王中興之主也胡不責平王而下反追咎宣王邪噫宣王之於周固若下弦之月矣惟患其虧也而可自盈乎哉一時君臣其德精明而乏天地深厚氣象中有一事便形於咏歌文公論周世宗一言極好曰為善須教顯顯地做盖至於魯頌則無可言矣其真文而不嘶者與所以胥而為亡秦也斯意不知高明以為何如

與羅達夫

達夫别我去清風明月猶疑見達夫丰神夫子嘗歎才難吾輩所當猛省如達夫者何處得來而未免有我人見不肯舍己以從聖人顧欲牽聖人之言從已毋乃擔閣其才乎校嘗謂更不必問才如何只因犯了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誰能如顔子之既竭吾才也昔者之舉忠義則有之語道則未盡韓魏公最名有膽任大事死生以之然深服范文正公察乎消息盈虛之理富文忠

公視文正為麤然慮不萬全不發日語次見達夫未深省故黙不言達夫聦悟絶人今當洞識之矣莊生一言極好易之者𩋺天不宜深有合於易道也李參受萬寧令附此以訊起居參平生居家有守今居官亦欲有為未知得行其志否衰與吉相去逺近若何若有所聞願有以教之

莊渠遺書卷四